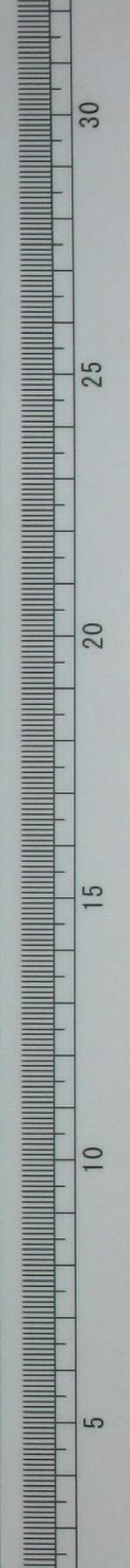




古文眞寶後集下

113
993
2





13  
993  
2

小橋慶香齋藏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

後集

箴類

卷之五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入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洪範惟辟作威

君實難

國為君難

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

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



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

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

照至人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

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出警而入蹕

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四時調其慘舒三光

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

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通鑑外紀紂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禮天官膳夫凡王之

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饋珍用八物汪珍謂

飲惟飲隨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

不以為愚權獸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食勿貴難

得貨老子不貴難得之勿聽下國音禮樂記桑間濮

也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修下國之

淳熬淳母炮豚炮牂

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醉以水洒羣臣面曰今日酣

飲惟飲隨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

不以為愚權獸然

音也



音淫分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

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淮南子

禹當此之時饋而十起○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毗諫止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

牽之遂奮衣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吹漢

高大度前高祖紀常有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

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惟此文主詩之不識不

知書之無偏無黨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

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

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

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

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

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黻勅口纁音

塞耳而聽於無聲選東方朔答客難冕旒而前旒所縱

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

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主

之貞四時不忒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



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史本紀湯初造，商乃去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左欲右，右欲左，不用命者，入吾網。以歌南風之詩。一日二百。書曰：一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惟人所召。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臣可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波應萬物，亦無形迹。操之有要。操存亦視為之則。目之所視，凡有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物欲交，蔽變亂。此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克己去私，復還天理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欲心導引。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知止於安閑邪存誠。開其外邪，存其誠心。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言發而在所禁

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之樞機興戎出好或言出

戎或言出而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言語

則流於傷煩則支言語大多則已肆物忤於已則

虛誕物則忤出悖來違其出言悖逆而背於非法不道欽

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志士勵

行有志之士其守之於為有為必守順理則裕順

理而從欲惟危從欲而動造次克念造次倉卒戰

兢自持戰戰兢兢習與性成習慣自然聖賢同歸與聖賢人

同歸一揆

銘類

陋室銘此篇不上一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斯是陋

室惟吾德馨痕上璫綠艸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

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

之有國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多用將帥卒徒寇讎

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一換韻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生同一本原胡為不仁我則

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町田區也畦田隴也勝心橫發機機不

齊此第一節論私心之機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

蠶賊虫食根曰蠶食木節曰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孟子夫志氣之帥也秦辭

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徯勝私室怨此第二節論存誠可以開邪昔

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婦也姑宅母也勃者爭也廢者石之碍也室廬婦姑勃礮此第五節未克

之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

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癢痾疾痛舉切五身此第七節



論人物下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也○第八節因顏之克己以自勵

西銘

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廂東曰砥惠西曰訂

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

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其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

庵先生舊註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交道也地陰也

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

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

生者也 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

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處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

天地之師吾 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氣之師而人物之所得以

母坤混然中處 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師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

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

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師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

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

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最貴者焉

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

故以天下為一家中物吾與也

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我



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而人生其

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繼承天地統緒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宗子○宗子猶長子也

**宗子之家相也**

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也

**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

**所以幼吾幼**

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乃所以幼吾幼

地合其德是兄弟之賢其秀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

也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罷病之人惇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生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

**違曰悖德**

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賊**

戕滅天理自絕不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濟惡者不才**

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

○以上二者不能事天故謂之不才

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成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此乃能事天者

其踐形者惟肖也

知化則善



**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事者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窮

**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惟聖人通神明之德

**不愧屋漏為無忝** 孝經引詩曰無

**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又引詩曰夙夜匪懈故

**惡旨酒** 已上皆畏天之事也而君子求所以踐形云

**崇伯子顧養**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遇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性者

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

**無所逃而待烹者** 勞役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寵也

**申生其恭也** 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

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

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

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

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

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起莊公

之孝矣

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不弛志其

勞役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寵也

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

壽不一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申生晉太子也遭

驪姬者讒毀而死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

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

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

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

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

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起莊公

之孝矣



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富貴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之鑑。

福澤將厚善之生貧賤憂戚庸王女於成也富貴

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力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心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父母存而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吾固有其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以得其正而無求矣。此孝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厄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平山岩葉采注解。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之過言非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實然自

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自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

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



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及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  
非不知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因硯以發之首一句。謂氣類之同。次却表其壽夭不同。第三段品量二物之壽夭。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  
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

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  
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  
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迂云無一人如此發明  
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亦轉入正意歸本身上以鈍為體以靜為  
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  
動吾知其不能與視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  
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  
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

彦倫隱於北山。后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迂云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神○假山靈而言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

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

外。芥千金而不眴。履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九年。衰志

猶却行而時脫履也

聞鳳吹於洛浦

周靈王太子晉吹笙於伊洛

值新歌

於延瀨

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為歌二章而去。

固亦

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

之哭

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系絲也。翟。墨翟。朱。楊朱也。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黑。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乍迴迹以心染

暗說

或先貞而後

黷

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

尚長字

仲氏既往

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

謂

傳俗之士。既交

既博亦玄。亦中亦外。而抑學道東魯

莊子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



焉。顏闔守蒞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歟。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所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亦不可得也。  
**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兀而窺。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窺。

**草堂濫市北岳**。言顯盜名。草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竽也。**誘我松桂欺我**

**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應上先。傲自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

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於釋部。覈玄

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

遂負石沈河而自黜。**消子不能儔**。消子。齊人。餌木。及其鳴。騶入谷。

**鶴書赴隴**。鶴頭。書。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

**袂聳遙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應上

二**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亦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至其忽金章。詔黑綬。金章。銅印也。漢

上。皆銅印。黑綬。書秩六百石。以**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

**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鼓朴譟。犯其慮。牒

**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漢張敞。稍迂。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



北行有異迂後漢卓茂迂密令吏不惑 架阜魯於前錄欺魯恭拜中牟令頗不

入希蹤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北 三輔豪馳聲九州牧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

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夏之 使其高霞孤映方有德也貢金九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

明月獨舉青松落陰日雲誰侶看他 磻戶摧絕無與歸造語

石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遺風入幕寫霧出楹蕙悵

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

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

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謂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

赴刃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愧 秋桂遣

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關或假步於山肩豈

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展丹崖重澤三山

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 塵遊躅於蕙路汚淶池以洗耳

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淶池而洗耳 宜肩岫幌掩雲關歛

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纏於郊端下 於

是叢條賾膽豐頰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

枝低

古今類聚

卷六

一四



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前截結投○俗士逋客蓋謂周顛也

用古戰場文形容戰場悽慘之情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  
今慘怛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洲長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

代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數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為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  
伺便王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  
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王客相搏  
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  
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續  
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

古文真寶前集卷之六



前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  
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  
言哉鼓裏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  
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  
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艸短月色苦兮霜白  
傷心慘自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  
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

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大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

策勳左隱八公五年二年而治兵入和樂且閑穆穆棣棣

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

左成八公二年左輪朱殷註朱血色久則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

不補患叶韻蒼蒼赤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

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

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

疑悵悵心自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



艸木凄悲。用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左傳  
全句

頌類

卷之六

聖王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十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王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王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絛之麗密也。純。綿。絛。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者。則難與論。絛。楚。稅。反。

牢之滋味。藜野菜。令食也。糗。麥飯也。太牢。中也。言人食藜。賤者不足。糗。糗。去久反。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

之下。蓬茨。所以。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

情素。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記曰。為此頌。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

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



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  
征者。一國之先也。此五者。在乎君王案書也。而行之。正位以  
統理天下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故上令

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

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鏘。干將。劍名。樸。劍未理也。淬。

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鏘。乃。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

若筆泛塵塗。於路塵。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

如此也。團。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之明自。公輸則墨

公輸。古之巧匠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

得也。言巧拙之理。且使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

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

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袁音茂。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敵策而

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

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不肖之。理。國。及至駕。醫。膝。參

乘且。王良執。韉。韓哀附輿。韉。韓哀。古善御者。韉。轡也。縱。騁

馳。驚。忽。如。景。靡。言。良馬。良御。縱。馳。過。都。越。國

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逐。遺。風。日。疾。急

歷。一小塊之間。

電風。皆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

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王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已上論賢者國家之器用故服絺綌

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煩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

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之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

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

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

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固空

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大平固固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

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王得賢臣之功人臣亦然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惛誠

則上不然其信進任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方百里自營寧子飯牛

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鼓方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羖皮贖之

寧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因惟此不遇之患及至遇明君遭聖王也運



壽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用也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路而享膏粱

言賢人既遇聖王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以卑辱幽汗之事以升用於朝爵去蔬食釋去躋履而食滋味衣朝服也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風冽

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以蟬螻俟秋喻蟬游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而後仕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王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渡音鍾逢門

子變烏鴉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變烏鴉亦未足以喻君臣之意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

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

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復仰屈信若彭祖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  
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之盛貌多士衆賢也言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也以上論臣王之相得如此引援毛詩證結九有斷案 誓信乎其以寧也

###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廢於數言之中每二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二

句謂薛稷次三句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二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四逆之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刊頌之可傳後來詞人留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擬辭以合頌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年號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

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太子立則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若

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成德有太非

文學其誰其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孽臣邊將騁兵毒亂

國經群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

此謂從叛之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

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

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

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

濡天休死生堪羞歷叙中興恢復功勞位尊忠列名

存澤流子孫論功列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論唐盛德之福能令大君聲容沍法不在斯文論作頌湘江

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論浯溪可磨可鐫刊此頌

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酒德頌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假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月

為局牖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萬歲行

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知前操后執

觚動則挈榼提壺挈執也危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

餘有貴介公子擗紳處士介大也擗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

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袂怒目切齒此八公子處士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先

生於是方捧鬯承槽銜盃漱醪先生不聽一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

奮髯踣踞枕麴藉糟奮動髯無鬚也踣踞展足倚據而坐

旋復枕麴鋪糟而卧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

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

切肌膚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

言見萬物如水中萍州隨其風波一豪侍側焉如螟蠃之與螟蛉二豪謂

土也螟蠃螟蛉彼小虫也言此一人侍我之側有如此中言見之咸小也螟音果蠃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栽五柳因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  
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吝與客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  
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

懷氏之民歎葛天氏之民歎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迂齋云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

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

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

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



從

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莖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迂曰。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二天字便新。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即孟子。勿助長。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應上文碩茂蚤實故蕃之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

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反。苟有能反是者。則又

愛之太甚。憂之太勤。與前指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

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木之性日以離矣。形谷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

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

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

行一八直一質 卷二下 二二五



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

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便煩

獲了迂云句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真貪

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

病且息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宋

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史記秦昭王十四年孟嘗君君君變姓名夜

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此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豈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一轉筆力健謝云此篇立意

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碑類

卷之七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疊山云後生孰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謝云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為褒文公

太過似孔孟廟記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

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謝云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甫呂自獄降

詩崧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甫申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

傳說為列星

莊太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

古今所傳不可

誣也

此數句承上起句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

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

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

其辯是孰使其然哉

呂云五箇失字如破作執

其必有不依形而

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呂云此四字不字亦有力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

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謝云此是的確之論

自東

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

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

獨



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

正蓋三百年于此矣謝云褒文公文起六代之衰傳愈

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道濟天下之

溺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自與衍宏深與子孟軻楊忠犯

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而勇奪三軍

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眾皆危之

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

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多也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弄

之公以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

元翼亦潰圍出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

乎公浩然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宋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

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

之雲愈有謁衡岳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

掃眾峯出仰見而不能回憲宗之感能馴鱷魚之暴愈

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

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

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心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



罷能愈為兵六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敗陽山改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

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牒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

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此論潮人好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

疫凡有求必禱焉謝云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廡不是滌祠而廟在刺史

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

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

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廟者聽民權移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

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

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



下者如冰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餘意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分天章

天孫爲織雲錦裳史記云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爲織性其北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

書太上飛行羽經曰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

七色夜光雲錦裳離騷飲余馬於咸池攬余轡糝糠西游咸池略扶桑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

浴於咸池拂干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

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没倒景不得望司馬

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眼度曰人在日月之上視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作書詆佛

譏君主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宮乞以此骨付之水火表

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九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要觀南海窺衡湘歷

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



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征二苗道死沉湘之間葬蒼梧祝

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使相

約乘鮫鱷如驅羊見前注鈞天無人帝悲傷謂大

天無人輔佐文公歿於長謂大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

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祝之羨名也下招者謳吟

此詩招文公之魂犧牲雞卜羸我觴犧牲者羸牛郊

以之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於餐荔丹與蕉黃文

卜焉曝蒲各角沃二反又音雹羅池廣碑銘荔子丹今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

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

以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

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

一出而眾說盡廢騎龍自雲之詩踰厲發越直到雅頌

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生

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

碑表忠觀碑銘二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太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

今人讀下

段好一段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

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  
弟於唐主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出  
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  
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主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此段只叙事

吾意不然難王之弟當封耶

周公宜以時言於主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

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

爲之主其得爲聖乎開一段且周公以主之言不可

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

也破得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

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好又不當束縛

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策且家人父子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

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曲折

有不盡意不指



定史佚又設一難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晉世家成  
 在此與傾雪切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臣立叔  
 虞成主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  
 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  
 以長短之制名動京華他日舉進士或諷賀不

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又云張昭論權君諱云  
 周穆王諱滿至定主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  
 王之子名胡其此甚  
 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書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得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

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鳥蒞州名詩音義之類是也

記曲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  
 聲相近若禹與兩丘與蒞也偏謂一名不諱也孔子  
 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名

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

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



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之周公作詩不諱諱

王名昌武主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一名若曰

足徵又曰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

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書且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

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居后名

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

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飢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

玄宗惟官官官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不

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抑士君子立言行事官何所

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今考之於經質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不可耶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

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

レリト云



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入夫周公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奚未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管宮妾敬言策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卷之八

出師表

東坡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當日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王王冠曰規模正大士心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稱帝據蜀。而中道崩殂。即帝位。僅三年而崩。今天下三分

曹不受獻帝禪益州罷敝此誠危急

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官中宦官女子所出府中大臣



宰相宰相俱為一體所居豈豈可可減減否否。善善者者升升陟陟之之。不宜不宜異異同同。

若有若有作作奸奸犯犯科科及及為為忠忠善善者者宜宜付付有有司司論論其其刑刑賞賞以以。

昭昭陛下陛下平平明明之之治治不不宜宜偏偏私私使使內內外外異異法法也也侍侍中中侍

郎郎郭郭攸攸之之費費禱禱董董允允等等。侍中官名比二千石掌侍左右替

乘侍郎亦官名比四百石掌守門戶出此此皆皆良良實實志志慮慮。

忠忠純純。盡已之謂忠。不貳之謂純。是以是以先先帝帝簡簡拔拔以以遺遺陛下陛下愚愚以為以為。

宮中之事宮中之事事事無無大大小小悉悉以以咨咨之之然後然後施施行行必必能能禪禪。

補補闕闕漏漏有有所所廣廣益益將將軍軍向向寵寵。將軍職掌征伐姓向名寵性性行行淑淑均均。

曉曉暢暢軍軍事事試試用用於於昔昔日日先先帝帝稱稱之之曰曰能能是是以以眾眾議議舉舉。

寵寵為為督督愚愚以以為為當當中中之之事事事事無無大大小小悉悉以以咨咨之之必必能能。

使使行行陣陣和和睦睦優優劣劣得得所所親親賢賢臣臣遠遠小小人人此此先先漢漢所所以以。

興興隆隆也也親親小小人人遠遠賢賢臣臣此此後後漢漢所所以以傾傾頽頽也也先先帝帝在在。

時時每每與與臣臣論論此此事事未未嘗嘗不不嘆嘆息息痛痛恨恨於於桓桓靈靈也也。桓帝靈帝

侍侍中中尚尚書書長長史史參參軍軍此此悉悉貞貞亮亮死死節節之之臣臣。

也也陛下陛下親親之之信信之之則則漢漢室室之之隆隆可可計計且且而而待待也也臣臣本本。

布布衣衣躬躬耕耕南南陽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苟苟全全性性命命於於亂亂世世不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州廬之中先主二次往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於當陽之長坂受任於

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等兵數萬與先主并力戰曹公于赤壁大破之奉命

於危難之間自後先主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廬江皆降會荆州刺史劉琦卒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後先主入於益州留亮據荆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至建興五年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又為

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東南入海深不

毛不毛不生洲木之地謂南中諸郡也今南方已定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興五年率諸軍北

兵甲已足當將率二軍北定

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臣之

責



禔允等之外。以彰其優。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誦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乃

上表言云云。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下以苟偷爲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迂云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不可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脉聯屬條貫統純森然不亂宜與前表相兼看。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

漢謂先主王賊謂曹操

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

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

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

計。今賊適疲於西

疲困也。後主五年亮攻祈山。南安天水安定二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

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

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

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

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天

孫策乃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

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

流矢所中宛即南陽縣名險於鳥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軍重萬餘

還許危於祁連西域國名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表譚據

兵逼迫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遇

其後營關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木始死潼關曹操討

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斷後超將步騎萬餘

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曰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

危然後偽定一時爾時暫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

未詳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四越巢湖不成孫權圍合肥魏自過入淮出肥



水軍合肥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

侯敗亡操降張魚且留夏侯淵屯中先帝每稱操為能

猶有此失况臣竊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北駐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

羣馬玉關芝丁立自壽劉劉鄧銅等喪謂死上下也自趙雲而下凡八

及曲長心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與青羌散騎

武騎一千餘人黃稅日實亮東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實與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

騎皆騎兵以上乃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

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番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

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一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比到

襄陽眾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

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去曹公大獲

其入眾輜重濟河遁去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

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亮結好孫權權據西取巴蜀



十九年先王進圍成都。舉兵北征。北伐夏侯授首。斬夏

劉璋降遂領益州牧。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先主二十四年權種歸蹉跌。種歸今歸州蹉跌言失

荆州從劉璋為曹公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觀也。一篇大意皆

### 陳情表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

遷漢中

李令伯

臣以險夔夔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

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多疾病

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

五尺之童暮功謂大榮榮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牀虞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二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遠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後刺

史顧



榮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舉則祖母樂無一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且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晉武帝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本

密山本蜀人。先主帝室之曹。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之歸晉尤當不忘。惟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讀頃五土此為之不滿。惜哉。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下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



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一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太后  
士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禪  
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卹它日九泉下死而有知猶當報國  
更記魏顯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顯曰我死嫁此妾病  
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顯曰寧從治時言而嫁之及秦晉  
之戰魏顯見老人結卹以掘杜曲而顯遂獲之後顯  
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  
以報耳

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卷之九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謂之人鼎足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艸木  
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辨折曰  
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  
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艸  
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  
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  
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



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王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極好

###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最爲得體迂齋云詞嚴義止攻擊佛老有開闔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迂云散起○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八字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一

字

字

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乃文章家巧處

仁與義爲定名。迂云

道與德爲

虛位。謝云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

凶有吉。此四句總結上意

孝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

小也。呂云老子病原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

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謝云此語出老

語

莊之書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

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

凡吾所謂

德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周道衰孔子沒迂云異端之火于秦使秦自李斯紀

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雜燒之黃老子漢傳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益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傳孝景不在儒竇太后又好佛于晉宋黃老術汲黯傳黯舉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齊梁魏隋之間又公佛骨表宋齊梁陳魏隋其言道德

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

蕩之言以于時不入于墨則入于老感眾者非一

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楊歸墨今變歸字為入蓋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

汙之謝云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王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

為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迂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



自小也呂云從異端之病原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亦爾不惟

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

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而從求之甚矣人之好怪

也呂云接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

民者四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今之為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漆也佛老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

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呂云用得新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呂云然後教

之以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

為之君為之師迂回眼目呂云聖驅其蟲蛇禽獸

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贖其器用為之

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



鬱為之政以率其息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

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相奪也為之城郭文法

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謝云此下

十七人為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峰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今其言曰再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莊胙篋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

之付爾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盜益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

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呂云已矣再說如古之無聖人再說人之類滅久矣呂云

覆辨論何也文勢有頓挫謝云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互看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謝云第一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民者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二句十七字

章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今其法三字章法

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

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呂云說佛老所嗚呼其亦幸而

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呂云健而有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

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

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迂

此是佛者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

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迂云攻擊佛老傳曰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謝云援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而外天下國

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謝云極論佛孔子之作春秋也諸僭



夷禮則夷之

左傳僖二十七年春紀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夷

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

穀梁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

經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語八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

詩閔宮篇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應在後

幾何其不習而為夷也

謝云好

夫所謂先王之

教者何也

謝云此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迂云與

多說話相應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工賈

此三句短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

此二句短

其食粟米蔬果魚肉

此一句又長

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

此一句合三句

九人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

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

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謝云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

謝云

廟焉而人鬼享

字法曰斯道也何道也

謝云文有收斂



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關鍵鎖盡一篇之意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傳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呂云文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云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坡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欄截使不成文章

荀與揚也擇焉栗

精語焉而不詳。謝云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謝云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

然則如

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迂云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謝云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

止聖人之道不人其人。謝云火其書句法盧其居句法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

其亦庶乎其可也。呂云言語下得好王意又見於禮運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

尤有力○結得似較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爲之著

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面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妾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有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蹻哇死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爲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

○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闔房息

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

腹呼吸謂咽氣養性也莊子曰嘯煦與達者數子論道

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

妙曲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主增一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

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

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



哉

過秦論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啓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秦至孝公八公益強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

函谷關名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

襄惠主文武昭主襄主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呂云自取字云王諸侯收字皆不苟下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

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

田趙有平原

名勝楚有春申

黃歇魏有信陵

無忌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關東連兵六日從關西連兵日衛於是六

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

最陳軫名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與起



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  
 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  
 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  
 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  
 伏弱國人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

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  
 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取南粵土地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  
分爲一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  
命於獄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陣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

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

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

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

朱荷頓之富陶朱公荷頓皆富人躡足行伍之間俛起

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虜糧而景從山東

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呂云

此一節雍州之地峭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鉞

於鉤戟長鎗也耰鉏柄也棘矜戟也鉞鉏柄為之鉞利

殺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

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異變功業相反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繫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崑崙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卷之十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僕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



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方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疆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轉得婉曲可

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

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大直愈蒙幸於執事其所

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

寅而八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

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

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

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

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



五个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

也如此十一韓愈之不諱十一屬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二

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

三個如此字長短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

錯綜此章法也 波只此一旬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

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

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

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及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

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

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

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

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二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

再拜

為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此喻人才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入用

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



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覩。伯樂遇之而

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

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也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伯樂事見二卷 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

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

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其等比咸得

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

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

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

欲見齊王齊王死蘇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此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

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

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之所守不隨時而為之迁就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齊王好琴韓子十二篇卷之宣王好琴南郭先生不有求  
 仕於齊者操瑟而往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  
 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豐山謚言喻學子也客罵之曰王好琴而子  
 鼓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於求齊也謝云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

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sub>下</sub>好得無與操瑟立齊

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

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

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膾炙人口

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



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

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食。一登龍門則聲價

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

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自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借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裏中乃脫穎

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於楚。而使趙重於九鼎。人比自以為上客。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

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

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

侯哉。君侯制作。伴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

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

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

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



今君侯何情階前盈尺之地不使自揚眉吐氣激昂  
青雲耶以上皆頌德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  
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  
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  
律人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折許瑩之徒  
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  
忠義奮發自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  
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

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  
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  
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  
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綠緣劍名幸  
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切鋪敘回護分明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詞便  
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有意下得好  
重說



浚其源導其所歸澗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  
辭讓造語好○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  
可遂已轉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  
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  
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  
之者避就○下及公卿輔相融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藏人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猶時與吾悖其聲譏說  
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

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子有宜復者至此  
書於吾何有結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  
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勢猶且絕糧  
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  
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又佳下字刺其徒相與守之卒  
有立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豈  
乎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  
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

古文真寶



文主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  
 子未久也文執力○鋪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敘間架然猶  
 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  
 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含故余所  
 以不敢也意○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  
 為書轉○意不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  
 乎後者也言○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  
 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孟  
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其行道其為書其祀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吾子其何遽戚於吾  
 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  
 勝者此是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  
 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  
 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道○下得好處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



辨也有矣

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

雜

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

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用事中間架吾子其未之思乎

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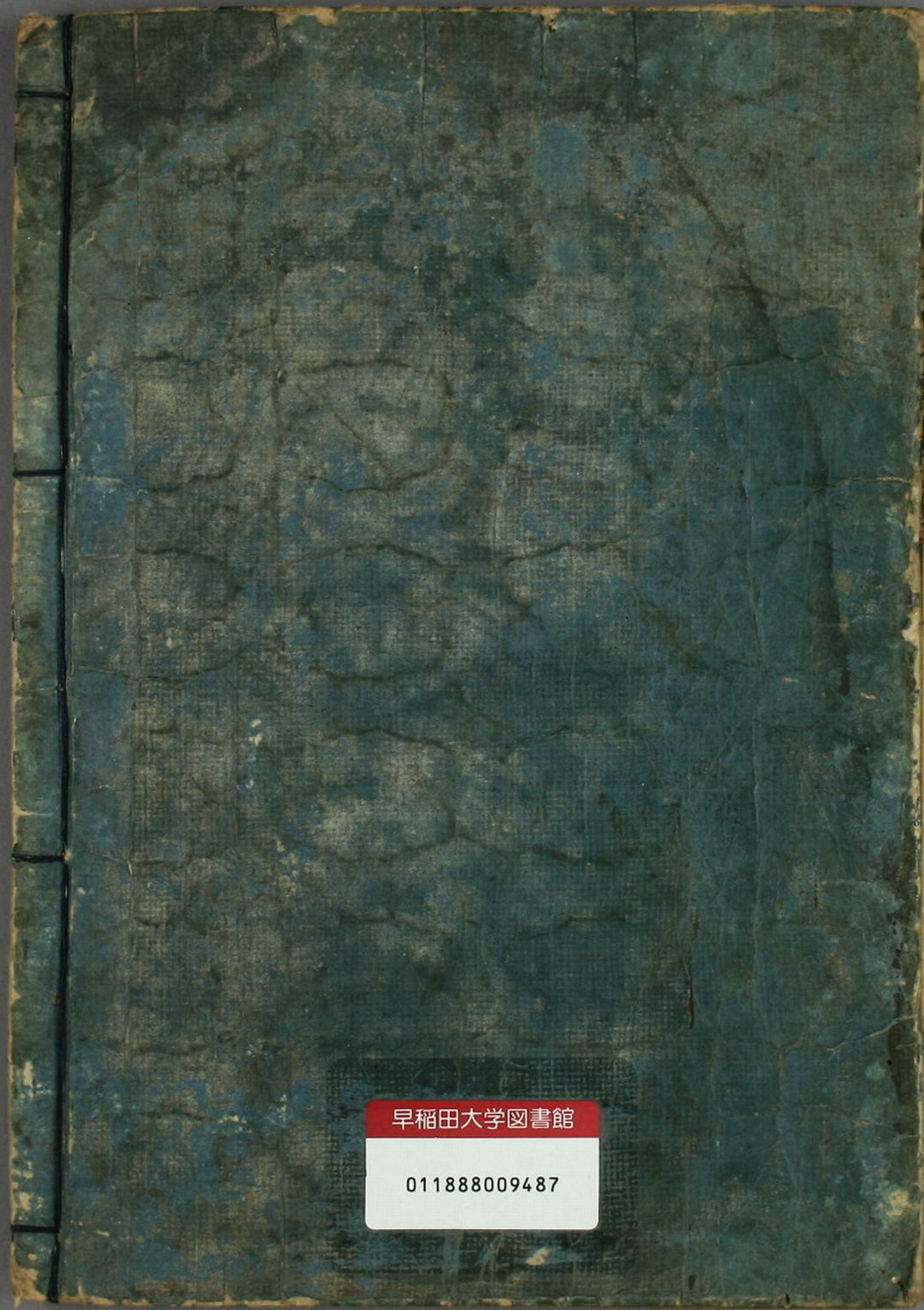
京堀川通佛光寺下町

河南四郎右衛門

崑元文五庚申季十一月穀且書林

長村半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487